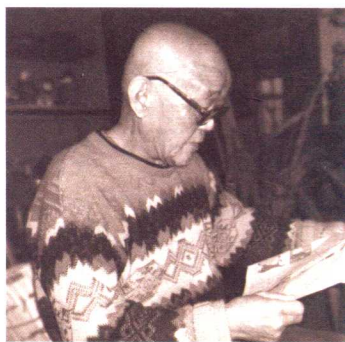


集

羽

集

日



信马由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韩羽集

二

信马由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马由缰 / 韩羽著. — 石家庄 :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9. 1

(韩羽集)

ISBN 978-7-5310-9637-5

I. ①信…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8600 号

策 划: 潘海波 李 彬

责任编辑: 张 静 李 沐 王倍佳

书籍设计: 韩 羽 李 沐 王倍佳

责任校对: 曹九涛 李 宏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 编: 050071

网 址: <http://www.hebms.com>

印 刷: 河北健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精装)



河北美术出版社



官方微信公众号



淘宝商城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311-87060677



作 者

目 录

001	信马由缰
004	沾了迷信的光
006	黑面条
008	姥姥家
012	看戏
015	听书
019	露水因缘
030	父亲
033	捡粪
036	报复
039	祖母的钱
042	半分利
047	夜路
051	醉鬼

054	猴抢草帽
057	不得其法之法
059	总是有法逗人笑
064	斗鸡
068	常信
073	赵结巴
076	我的老师
081	面刺猬
084	小院
088	拉车与磕头
092	老憨七
095	这个自己言说别个自己
101	学戏
105	盼着开城门
109	去临清

112	上湾街
116	掌柜、老客
124	事事如戏
128	困兽犹斗
134	戏园景观
141	火柴论斤卖
144	厨师傅
147	“招牌”小记
151	田野的雨
154	苗庄
157	午间一瞥
159	喷呐声
161	感乎中，发乎外
163	柳姐
165	二杠奶奶

169	喊街
172	二狗娘活得真累
174	小牛头·苏三·玛丝洛娃
177	黑牙齿
179	胡同
182	五姥姥
185	尤二姐的死
188	“回回输给大个子主任”
192	占个“勇”字
195	“铁马冰河”
197	再从临清写起
201	冬妮
203	一碗豆浆
206	一声京胡
210	围圉焉，洋洋焉

212	几位老哥儿，小哥儿
219	碧霞宫庙会
225	遛河沿
228	写标语
231	都想掩面而过
234	电话
236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
239	将两字颠倒了个个儿
242	鸡毛蒜皮
245	煮羊杂碎
247	大开眼界
251	一个“未”字
254	城头怀古
257	坐汽车，出远门
260	临清人看邯郸

264	分配到文工团
266	“饱食黄粱追梦去”
268	报到的当晚
270	拉幕
272	“打成一片”
274	强打鸭子上架
277	一张照片
285	种棉花
288	忘年交
291	过街楼与南门里
294	“此亦飞之至也”
296	跋

信马由缰

韩羽，山东聊城人，1931年生。始入私塾念之乎者也，后上学堂读咿呀哼咳。间或与村童割草拾柴，扒瓜摸枣。偶亦逃学，杂入野台戏班，粉墨登场。初中辍学，继之学徒。1948年参加工作，挤进美术队伍，先后从事编辑、创作、教学，混到而今。自感少时荒于嬉戏，羞我“吴下阿蒙”。败子回头，亡羊补牢，听鸡犹思起舞。

这是我的“流水账”，字数不多，所行所为却也尽都包括进来了。如果以此为纲，倒是颇有许多可以回忆的。信马由缰，不妨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对第一句话，还得啰嗦几句，我的家乡原先叫堂邑县，曾改名武训县，后又撤销了县，划归聊城市，成为聊城市的一个区镇，于是我也就成了“山东聊城人”。

我们这个老县城有句顺口溜：“堂邑县，破猪圈，砖头瓦块一大片。”这不大好听。也有好听的，堂邑城又叫白雀城。据说建城之始，

有一群白雀飞集，是祲祥之兆。纵使白雀，也终是雀。我倒认为颇可自豪的是出了一个要饭叫花子——武训（虽然他老人家也曾一度灰头土脸过）。再有，似乎是在《东周列国志》上看到的，说孙臆、庞涓交兵于堂邑东南。那书上的堂邑如果是我们这个堂邑，我们这堂邑岂不就有了点儿“文物性”。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看着这些上学的孩子，想起八十多年前我也背着书包每天来往在这条街上。

沾了迷信的光

直到现在母亲仍时常提起：我还在不会说话时就咿咿呀呀地爬在场院里画“唱戏的”了。对此，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我说母亲是少见多怪。因为一个小孩子随地乱画，本是出于本能的一种游戏活动，有何出奇之处？天下事总是那么难以言说。就说这“少见多怪”吧，有的为此倒了霉，也有的为此沾了光。我就沾了这“少见多怪”的光。乡下人无知，凡是遇上不可解的事，都要从迷信上找答案。我就听三姨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孩子画画是天生的，八成是投生时没喝‘迷魂汤’。”越说越神，结果三里五乡的人都知道堂邑东街韩家的小孩儿天生会画画了。这一来，把父亲的心给烘热了。他虽是农民，也懂得“望子成龙”。于是买纸买笔买颜料，下起本钱来。

提到儿时之事，并非沾沾自喜；反之，既惭且愧。我今已六十有四，岁月蹉跎，竟至一事无成，不能不有“仲永”之叹。我所以又提



（左）三姨 （右）母亲

起“这把不开的壶”，是我忽然悟到我的一生与绘画结缘，竟是始由“迷信”而来，想来岂不有趣？

黑面条

城东门外，紧傍着护城河小桥是一间卖烟的小铺。我正在小桥旁。卖烟老汉的孙子捧着一大碗黑高粱凉面条大步跨出门外，顺势蹲在门口，瞅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用筷子将面条、黄瓜、蒜拌来拌去，将面条高高挑起，又瞅我一眼，“呼噜”将面条猛地吞进，嚼得啧啧有声。他以为我在咽唾沫了，或许我真的咽唾沫了，得意起来。又挑起一筷子面条，晃来晃去，瞅来瞅去，冲我挤眉弄眼，又呼地吞了进去。紧嚼几口，“啊”的一声舒出一口长气，像是香极了。大概我又咽唾沫了。他更得意地将那面条拌来拌去。这时我觉得四周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有那晃动着的黑面条。

突然，我的后背挨了一巴掌。一只手将我趑趄趑趄地拽了过去。是二姑。她边走边嚷：“哪里都找不着你，跑到这里看人家吃饭。馋死你，看我告诉你娘去不！”

